❖精神家园

陪父母过年

周志辉

说来十分愧疚,工作后,我陪父母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从参加工作第二年起,父母总是千叮万嘱,要我去陪准岳父母过年。说他俩年近古稀,家里客人又多,一忙就是半个来月,十分辛苦。之后,还经常以家里的四间百年老屋会将准儿媳吓跑,在城里生活的孙子不习惯等为由,让我们体面地下了台阶。

“你们今年都回来陪父亲过年!”2004年冬,父亲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母亲背着他,压低声音哽咽着给我打电话,说父亲“过完这个年,很可能没有下一个年了!”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父亲发现了。从未发过脾气的他一把抢过电话,凶了母亲几句。然后一如既往笑呵呵地反复强调,他身体很好,别相信母亲的话。父亲要我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继续去陪岳父母过年。

我嘴里连声答应着,随即给弟弟妹妹打去电话,商定我们几兄妹一起回家,陪父母过年。见我们回来,父亲一脸不悦,但言行举止里都洋溢着喜悦。不过,他还时不时地涌现出淡淡的失望:他的儿媳、女婿和孙子外甥们没有回来!

办年夜饭时,父亲不顾我们的阻拦,执意要下厨。说我们好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得露一手,炒几道我们儿时最喜欢吃的菜,用来下酒。没想到刚忙乎了一会,他就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吃不消了。他不禁长叹一声,眼眶红红的。弟弟见状,马上接过刀,开玩笑说父亲虽曾是乡里的名厨,但如今已经落伍了。父亲坐在灶膛边看着,偶尔指点下,连说确实比他强多了。

吃年夜饭时,我们纷纷拿出买来的酒,想陪父亲好好喝几杯。没想到一向嗜酒如命的他,却连连摆手,说自己戒了烟酒两年多了。父亲患病前,我们曾多次劝他戒烟,适当喝点酒。他笑称除非死了,才戒得掉。没想到患病后,不用医生们讲和别人劝,他就全戒了!

“我怕自己的病有传染性,特意用公筷给你夹的!”父亲一脸笑容,不停地给我们夹菜。

年夜饭后,我们照例围坐在灶膛边,听父亲讲故事。还没讲一会,父亲就突然起身,走到屋外,呕吐了起来。我们想走过去看看。“你们别过来!”父亲有气无力地倚靠在墙壁上,连连摆手,厉声喝止。“可能是今天没注意,受风寒感冒了。”良久,父亲才恢复过来,笑呵呵地对一脸焦急的我们说,“别担心,我吐了就好了!”边说,边执意从灶膛里铲了一些草木灰,自己动手打扫起呕吐物来。

“你父亲又在吐血!”母亲望着父亲忙碌的背影,终于没忍住眼泪,哽咽着说,“他一直在隐瞒自己的病情,担心你们知道后着急!”

第二年七月,父亲走了!他多年来一直渴望全家人能聚在一起,欢欢喜喜过个年的心愿,到去世都没能实现!父亲去世不久,我先后考取到县直机关和乡镇工作。母亲说自己还年轻,坚持要在老家留守。一到年前,就反复打电话,要我们主动申请在单位过年和值班。

“开车不安全,加上你儿子正在准备复试,别回来陪我过年了!”清晨,留守农村的母亲打来电话,一如既往地替我们找理由,不要我们回去过年。我不争气的眼泪,瞬间就夺眶而出。

“你母亲是担心去城里生活后,逢年过节没人陪你父亲了!”听着母亲苍老的声音,想着邻居们说的话,透过泪眼,我分明看到:母亲正在不停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今年春节,无论如何,我都一定与家人一道,回去陪母亲好好过一个年!”我心里坚定地对自己说。

(**周志辉,邵东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古韵轩

喝火令·缅怀先烈袁国平

(外一首)

杨焕湘

耳畔钟声荡,心中赤帜扬。谁能忘记这支枪?投笔从戎半世,率众打豺狼。

转战军情急,突围心志强。甘将热血写春光。纵使风寒,纵使雪加霜。纵使临危饮弹,依旧散芬芳。

喝火令·追思叶嘉莹先生

百岁师嫌短,千秋子欲长。精神境界放豪光。半世飘零海外,未敢故园忘。

诗润江山绿,词滋笔墨香。南开哈佛韵飞扬。纵使身浮,纵使世炎凉。纵使临终绝气,念念教文章。

(**杨焕湘,邵阳县诗词协会副主席**)

❖樟树垅茶座

饮水思源

钟九胜

新邵县坪上镇,旧时称作大同镇。这里自古是梅山的重要地域。梅山文化有着独特的民风与民俗,但也免不了野蛮与落后。

突然有一天,大同镇竟然“名满天下”,还被人戏称“大同帝国”。所以者何?那是因为周叔川创办了大同第一所新式学校——时荣致用小学堂。从那时起,这里尊师重教,学风浓郁,人才辈出。

时荣致用小学堂,是新邵县第二中学的前身,期间还经历了大同高等小学堂、私立同大初级中学等阶段。“大同帝国”美誉的获得,离不开它为风雨飘摇的时代培育的一茬又一茬救国家于危难的风云人物。如此追溯上去,学校的谛造者周叔川先生被尊为“大同之父”,是一点不为过的。

作为坪上镇的最高学府,新邵二中是当地读书人的圣殿。无力步入,自然是读书人最感遗憾的。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农家的孩子能早日跳出农门,端上梦寐以求的“铁饭碗”,简直就是上天的眷顾。所以,当初中成绩优异的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专的时候,一家人都非常高兴。不过,考上中专,跳出农门,却也宣告了我与二中的无缘。

二中,距离我家十六七里地的样子。我屋后的洪溪河,弯弯曲曲地经过明星村、路口村、长塘村,经过时荣桥汇入三溪河,再经过麻溪河到沙塘湾注入资江,然后一路浩浩荡荡地奔向长江大海去。而二中,是洪溪奔流中一个重要的驿站。

记得有一次随父亲乘车去新化的大姑家,客车经过二中,车里的乘客就集体激动起来。我那时还小,随众人的目光看向窗外:一扇大门,往里是台阶,台阶旁是高大的古树……没来由的,我也跟着激动和兴奋。那一晃而过的二中印象居然一直保留在我的脑海。

较近距离看二中,是我十一二岁那年,清明节跟着大伯父、二伯父到三溪桥给祖坟扫墓。坟山就在二中的围墙外。这里安葬着我的太爷爷一辈的几位先人。二伯父告诉我,该怎样判断哪一座是先人的坟墓(坟墓并没有立碑)。扫完墓,挂了青,透过爆竹的青烟,望向二中校园那些茂盛的树木,看着绿树掩映中的校舍,我有一些出神:以后我到这里读书,每年顺带着给先人挂青,就省事多了。

然而,我没能上二中。再后来,坟地被征了,先祖们被统一迁到了钟氏祖坟秀才坟山。秀才坟山在朗概山麓,洪龙水库上方。

虽然我未能驻足新邵二中这个驿站,但我是受过二中的恩惠的。二中所培养出的那种能吃苦、肯上进的良好的学风,是让整个坪上的学子都受益的。正是左邻右舍那些勤勉学习、考上重点大学的哥哥姐姐们的示范效应,让我亦步亦趋,不至于胡乱成长。

我自十五岁离开坪上,此后四十多年一直生活在“邵阳”地域,除了给学生上课要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平常都是一口坪上腔,竟然没有学会一句邵阳话。像我这样不改坪上腔的坪上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坪上人的不改乡音,下意识里,是否也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作为支撑?

每有初次交往的人,从我的一口坪上腔中确定我的籍贯后,总会由衷地称赞:你们坪上人读书风气好,人才出得多。虽然我是坪上人里面并不出息的一分子,但能被陌生人高看一眼,那不也是受着二中的恩惠么?

饮水思源,对于大同学校,对于周叔川先生,每一个坪上人都是不能忘怀的。令人欣慰的是,叔川先生的塑像,现今正屹立于新邵二中的综合办公楼前,供师生景仰。

因为工作上的事,因为访朋问友,我到访新邵二中的次数并不少。每次来,都会到校园里转转,感受百年名校氤氲的浓郁学风。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这所百年名校已被逐渐边缘化,学校生源每况愈下。二中,已不再是坪上读书种子的首选。但二中的学风依然是很浓郁的。我熟悉这里一任又一任校长,熟悉这里不少老师,他们依然坚守着这片热土,在艰难中努力创造奇迹。

作为教育战线的一员,我对他们满怀钦敬。教育兴则人才起,人才起则万事达。昔人已经筚路蓝缕,后人更须当仁不让,再续大同学校教育圣殿的美誉。

冬游路上

杨民贵 摄

双清 SHUANGQING

看到自己

(外一首)

胡坤丹

当沮丧、困惑、哀愁袭来
我想,它一定是想告诉我什么
我不再说话
企图通过别人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情绪的轮廓
看到里面灰暗的气流涌动

在热闹的人群中触摸自己透明的外衣
看到自己踽踽的影子
看到疏离、冷漠和偏执
身旁的一切都是镜子
照见我眼中的自己

外面是和往常一样的蓝天
这一天,像空电梯的门开了又合上
门再次开启时
我走进电梯,和镜面里的自己
合二为一

清晨到黑夜

初冬的太阳还未到地平线
我走过石桥
风迎面而来,纯粹清朗
人行道上初中生一边走一边记背卡片上的单词
那单词大概是会长出翅膀的毛毛虫
三个着鲜艳运动服的年轻人从旁边跑过
像城市跳动的心脏
包子铺的蒸笼冒着热气……
还是这条路,还是我
清晨总是给人今天和昨天一样的假象

我站在窗前,对面一栋栋高楼没入黑夜
一个个窗子开了淡黄或蓝色的花
万家灯火让夜色温柔、安定
看不出,哪一盏灯火里藏着
炙热、焦虑、不解、犹疑或叹息
马路上人影绰绰,汽笛声特别清晰真实

无数个清晨到黑夜,中间模糊不清
一切平常,又悄无声息积攒变化
教人们接受白天黑夜一样
接受不确定、憔悴、衰老、疾病
一个人活着活着就渺小了

(**胡坤丹,任职于邵东市人民法院政治部**)

❖人物剪影

怀念隆振彪先生

黄 田

1月14日晚,我在一个文学微信群中,突然看到著名侗族作家、绥宁县文联原主席隆振彪先生逝世的讯息,心情异常沉重,乃至三更半夜都难以入眠。只因他是我的首位文学老师。

二十世纪80年代的绥宁县文学青年,对隆先生极为熟悉。他著有长篇小说《蛊毒》、中短篇小说集《青山无语》《月亮地》,总计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达百万字之多,于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与人合作的中篇小说《巍巍苍山知我情》曾在《十月》中篇小说专号头条刊出,引起较大反响。其创作的中篇小说《青山无语》在1991年第3期《湖南文学》头条刊出,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新人新作奖”。

我在中学时代便钟情写作,文章常被老师在班上当作范文朗读。高中毕业后,我便向当时由隆先生负责编辑的《巫水》杂志、《巫水报》投稿。有一回,我写了一首诗歌《致落榜的朋友》,在《巫水报》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其后,我去绥宁二中校园闲逛,猛然看见这首小诗被该校的黑板报选用,令我既惊又喜,倍感自豪。

隆先生对文学青年的成长关怀备至,时常组织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有次,还邀请了当时在绥宁一中任教的张千山先生畅谈文学创作。隆先生不仅给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基层的文学青年报销车费,还发放“工资”。大家既学到了文学创作技巧,又开阔了视野,还能拿到工资,心里自是乐不可支。

隆先生为人亲和,毫无架子,时常下乡辅导文学爱好者写作。有一年春天,我正在家门前犁田,忽闻有人呼喊:“黄田,黄田,有人找你。”我有些近视,走近一瞧,竟是隆先生。他在武阳镇文化站同志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我的家乡万福桥村探望我。他在远处就亲切地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兴奋不已。我赶忙放下犁辕,回到家中。隆先生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收入等状况,鼓励我多读多写多思考多投稿。其后,他还向《资江文学》杂志和《邵阳日报》推荐我的作品。在隆先生的激励下,我当时参加了北京《诗刊》、吉林《青年诗人》、浙江《文学青年》等杂志举办的文学函授创作学习,收获了不少文学创作知识。

90年代初,我在绥宁县麻塘中学任教。一天,在县城转车时,趁等车的间隙,我顺道去隆先生家做客,他便翻出自己的作品剪报集让我阅览。他众多生动感人的作品,使我深受启发。如今,我累计保存了20多本剪报集,每本都贴有上百篇作品,这正是向隆先生学习的成果。

隆先生不单热心辅导我的文学创作,还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那时我在一所乡镇中学教书,每月工资仅65元。有次去隆先生家请教创作事宜,他告知我,文化馆编辑出版了一套《绥宁县民间故事选》和《绥宁县民间歌谣选》,我搜集的武阳山歌也有几首被选用其中。他问我能否去学校推销,让广大师生了解本县的民间故事和歌谣,丰富文学知识,提高写作能力。我表示试试。后来,我成功推销了几百套书。

几年后,我前往广州打工,工资比在家乡教书高许多,便写信给隆先生,劝他辞职下海来广州发展。然而,他热爱家乡的文学事业,委婉拒绝了。后来,我前往浙江闯荡。一年回乡过春节时,本极想去探望他。几十年未曾见到隆先生,很想聆听他的教诲。但听绥宁的作家朋友讲,隆先生患了病,思维迟缓,言语不清,我便打消了此念头,打算等他康复后再去看望。岂料,左等右等,如今等来的却是他逝世的噩耗,让我悲痛万分。

我想,我能坚持文学创作数十年,加入中国散文学会,并出版几本书,离不开隆先生的多次鼓励与热心指导。

愿先生一路走好。